



谷雨

情感人生 缪文中

福田公园寻梦

春天,是梦想开启的时候。福田公园的春天,承载了我许多梦想。“林外鸣鸠春雨歇”。午饭后,走进公园,摘掉口罩,一股沁人心脾的青草香扑鼻而来,令人心旷神怡。雨后氤氲的浅雾从湖面溢出,弥漫了树林,给整个公园披上了一层薄纱,如梦如幻,宛如仙境。

沿着台阶上缓坡,来到国际商贸城四区南大门对面的小山坡。这里是整个公园的至高点,站在山坡上环顾四周,公园概貌一览无余。金融商贸区的高楼大厦在眼前鳞次栉比,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城尽收眼底。顺着台阶下山,但见,修剪过的八角刺树宛如一个个绿蘑菇站在草坪中间,抬起头跟树上的鸟儿对话;灿烂的樱花正在游步道旁与紫杜鹃争奇斗艳,极尽妖娆,还不时朝人挤眉弄眼。此刻,李煜《相见欢》中的经典之句跃然脑海: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。是啊,不可辜负大美春光!于是,我牵手松枝,亲吻翠竹,窥嫩芽舒展,听落叶感叹,跟雕塑对话,与鲜花私语,仰瞻鸟雀枝上谈情,俯视游鱼波中说爱;揽清气缠绵,陪古松听禅,慕陶公之才,觅谢公之趣,悠然自得。

来到湖边,微风轻拂,微波荡漾,水草点头,柳絮飞扬,这是她们在向春天致意!站在栈桥上,沐浴着和煦的春风,不禁感慨:风是一名顶级指挥家。她指挥着大自然这个庞大的乐团,演奏出一首首进行曲、交响曲、协奏曲、幻想曲和优雅的舞曲,美妙的旋律和天籁般的声音令人陶醉。她分工明确,协同配合,吩咐雨滴润万物,轻抚湖水泛涟漪,挑逗柳枝舞翩跹,撩开百花齐怒放,训斥茅草谦卑躬,擦干雨后叶泪滴,说服群鸟林中唱。她还是一名歌唱家,一首《春天在哪里》唱得百花争艳,一首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跟着绿水青山走进了新时代……

沿着游步道前行,充满时尚气息的国际户外雕塑展作品不断跃入眼帘,与公园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,为公园点亮了一双双明亮的眼睛。站在后羿射日的雕塑前,不禁被后羿的阳刚勇猛所折服。后羿射日,是为了百姓不受烈日炙烤,刚刚凯旋的援鄂白衣天使,秉承了后羿这种英勇无畏精神,在新冠病毒肆虐时毅然决然与之进行殊死搏斗,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!今年这个春节,若没有他们英勇顽强和艰辛付出,我今天岂能再次面对后羿?对英雄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铛……铛……深沉而悠远的钟声从公园东南角的福田禅寺传来,这种声似乎在告诉我们: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!世界需要和谐,山水、花草、鱼虫、鸟兽,都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,他们是大自然代言人。而我们人类,却是自然界的索取者,所以,我们应珍惜大自然的赋予。

走到观景台,发现两个年轻人正以公园风光为背景,在拍产品的视频,准备发抖音向外推介。本来春节后两个月是义乌市场的传统旺季。如今,受疫情影响,客商来义受阻,订单无法交付,国外需求骤减……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春寒,令人唏嘘。面对困境,市场广大商户正抓住机会,排除干扰,奋力挽回被疫情耽搁的时间,以抖音、直播等新形式为突破口,冲出重围,努力找回属于自己的春天!

绕公园一圈,微信运动显示五千多步,额头已渗出些许汗珠,心情舒畅,精神倍增,返回路上,回头侧望,烟雾已渐渐散去,浮云依然飘忽不定。

人生韵味 朱劲涛

客从何处来

“走,回老家!”

每年的清明,父亲总是催促着家人赶回义乌赤岸镇东朱村。自打我记事起一直生活在金华,这个村子于我而言只是“老家”的地理概念。但是,不管身在何处,在清明回到这里的“规矩”,自我爷爷起,几十年来几乎未曾间断。“儿孙走得再远,清明也一定要回到这儿!”爷爷站在墓碑前的第一句话总是这么说,“我们的祖先埋在这里,这里是我们的来处。”

义乌赤岸镇,古时有个诗意的名字,蒲墟。意为蒲草制作的日常用品在溪滩平洼地上交易的市场。这片土地的先民,用勤劳和智慧推动了文明的进程。公元304年,朱氏一族于乌伤之地写下了第一笔。籍籍陝西平陵县的朱芝到此任东阳郡守,后定居蒲墟,经几代人的繁衍生息,逐渐成为望族。据说,有一回朱家女儿出嫁,迎亲的婚车披红挂彩,映红了溪水两岸,因此蒲墟渐渐改为赤岸,既又称丹溪。赤岸、丹溪之名,也随着这个美丽的故事流传下来。

“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”。转眼近600年过去,赤岸朱姓合族而居,已传二十代,繁衍至五六百人。公元871年,一个对家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降生了——朱禄,老家人都叫他野塘老人。就在他降生9年后,唐末黄巢起义军席卷江南,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的灭顶之灾

突如其来,朱氏一门六百余人被起义军屠戮殆尽,六百余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。自古“成之甚难,毁之甚易!”

“未曾清贫难成人,不经打击老天真”。对于一个家族亦是如此。禄者,福运也。这个生来带着“福运”的朱禄“意外”地躲过了这场浩劫,成为这个家族仅存的“种子”。相传朱禄与母陈氏是躲在双林寺碾盘底下才逃脱虎口。或许是佛门的庇佑,抑或是祖先筮路蓝缕、坚韧不拔的基因未曾泯灭,朱氏一门重新开花结果,朱禄得四子并十八孙,几经沉浮,总算继往开来。

听老家上了年纪的人说,野塘老人有个祖训:“长子守坟,幼子看门,余皆散居各地。”于是十八个孙子各成一支,如蒲公英的种子一般迁徙繁衍,在八婺大地散叶开花。这就是浙中一带著名的“赤岸朱氏十八派”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,自宋以来担任过尚书、侍郎、翰林、大夫、郡守等高位仕宦的十八派后人,有据可考者不下百位。其中就有悬壶济世的朱丹溪,主战抗金的朱质等,从小山村走出的朱氏子孙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舞台上。

赤岸镇东朱村,古称梅溪,因溪而得名。这里没有古老集镇繁华的街巷,也没有山谷村落别致的楼阁,它现在的模样,和我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它时,几乎没什么变化。野塘老人朱禄的墓就在梅溪边,作为家族长子长孙的世东公遵“长子守坟”

心香一瓣 鲁军

小事的魅力

我的家乡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,我常常带着女儿回家看她的外公外婆。记得在女儿4岁时的那年春节,我拎着大包小包回乡下过年。正月初二,雪后初霁,我和女儿在山村的空地上玩雪球。

突然,我看见小时候住我家隔壁的杨阿婆,正提着水桶颤颤巍巍地朝附近的水井走去。我抱起女儿赶过去想帮她一把。谁知,她在上井沿的台阶时不小心跌倒了,水桶被抛在一边。我放下女儿连忙过去扶,可阿婆怎么也站不起来。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背回家。然后,我提了水,又帮阿婆烧了点面条喂她吃下。杨阿婆无儿无女,村里只有她妹妹一个亲人。我让人把她妹妹叫来,拿出50元钱,硬塞给她们。两位老人含着眼泪推辞了半天。

这样一桩小事本是出于情理,平常而又平常,就像天上的一朵轻云,早已随时光的飘移被我淡忘。但不知从何时起,女儿特别富有爱心,

看见行动不便的老人,她就会颠颠地跑过去扶一把,碰到一些残疾的以乞讨为生的人,她都要让我拿出一点钱,还时不时地重重叹气:“唉!这些人真可怜。”

女儿8岁时那个暑假的一天,一个患小儿麻痹症致残的男孩,正匍匐在我家门口的马路上向路人乞讨东西。女儿盯着他看了好大一会儿,然后一声不响地跑回家,拿出她平时小心翼翼地存着的二十多元钱,全都给了那个男孩。我在旁边说了一句:“给得太多了吧?”女儿仰起头:“妈妈,那次你给那个杨阿婆50元钱,这个小哥哥比阿婆更可怜呀!”

我一怔,4年了,女儿竟然还记着那件事,并且记得这么牢。我凝望着女儿天真纯净的小脸蛋,心绪久久难以平静。

现实生活就是这样,你有意或无意做下的一件小事,往往就装在了孩子的记忆库里,左右着她的行为准则,甚至对其以后的漫漫人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“训导功能”。

九都精品线所见 胡灵芳

竹叶尖尖对笋芽,家家烹肉菜腌香,渠边抢建一桥梁;工匠机前咬正促,农夫单下道春光,世人尽盼疫消亡。

映山红 方向明

不知不觉中你又开了漫山遍野,红霞般滴血的艳丽,我从心底里知道这是你的性格,不遗余力,毫无顾忌。

深情地端详着你,红肥绿瘦,顶着风雪赶来,弥补我心灵的空寂。

但是,你可否短暂紧张的烈焰,又会燃尽你毕生的精力。

当你淡淡地退去,带走的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整个春季……

问茶 王和清

明媚三月春意浓,寻香问茶道人峰,山重水复纹纹路,一壶玉液遗唐风。

汉诗节拍

